

小婦人

周
永
德
題



小婦人

Little Women

By

Louisa May Alcott

鄭曉滄譯



1923

民國二十二年

民元二十一年九月初版
民元二十二年二月再版

本書共五百十二頁
定價 普通紙本壹元貳角
道林紙本壹元伍角

原著人 Louisa May Alcott

譯者 鄭曉滄

發行者 鄭曉滄

印刷者 浙江印刷公司

杭州新民路八十號

杭州市青年路

上海——開明 南京 作者

南京——南京 鍾山 中央日報

北平——開明

廣州，漢口，長沙，——商務 開明

其他各省垣各要埠試詢商務印書館分館

杭州——商務 開明 小說林

蘇州——小說林

鎮江——商務

無錫——文華

青島——世界

函購辦法見後，批發章程函索

寄售處

版權所有
翻印不許

再版弁言

(一)

本書以去年九月初與國人相見，才兩月而京鎮滬杭一帶已有不脛而走之勢。友人相告，謂列車中及長途汽車中亦屢見有手執是書以事循誦而資爲伴侶者。至十二月，北自太原，南暨邕寧，各來函購大批整數。適今年一月初版三千冊，寓中已無餘存，各地來添辦時，至無以應，乃不得不再版。出版僅四月有餘，已蒙國人愛閱若此，誠爲譯者之殊遇。然非原作者本靈敏之心思，狀奇趣之景物，運淋漓之文章，寫悲歡之情緒者，又何能『深深地打動人的心曲』一至於此？（註

1）“a book that touches the universal heart deeply.”—Cheney, Ednah D., in her “Louisa

May Alcott; her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二)

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值原著人奧爾珂德女士百週誕辰。譯者曾爲印製書籤三千枚，上印女士玉容，並附七絕二首，分發各地以誌紀念。上海新聞報小記者閱此書後，曾於是日爲鄭重介紹小婦人一文，內稱女士爲『可以紀念，值得紀念，曠代不一遇的奇女子』。近接美國來訊，悉是月遠近各地往女士遺宅瞻仰者約三千人。是時各報既載其生世，爲文以誌景仰，而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并爲印行特刊。蓋女士不獨文學優長，即其天性純摯，一往情深，亦足起千古之欽敬矣！本書適於女士百週誕辰開始暢行吾國，譯者所以永女士之紀念者，女士有靈，殆亦當爲之首肯乎？

(三)

我於名詞之遙譯，尙非泛無意義。舉其著者：

例如『梅格』，蓋取東坡咏紅梅『詩老不知梅格在』之句。梅之風格，清高澹遠，而又未嘗不令人愛悅。具有冰雪聰明，却又有耐寒亮節，自是不同凡俗。

『蜀』——雖與「」之原音有間，——然以書中女主人「」之性情行動，茲譯爲蜀，則似頗允當。因爲蜀之本字殊無些微脂粉氣，然而「蜀」從地方的聯念上看去，實又兼具婀娜與剛健之美者。我國歷史上不朽的美人，王昭君與楊太真，聞並生於蜀境，而武則天、左良玉等歷史上不朽的奇女子，亦皆誕育於此山川磐礫之區。元微之詩云：『錦江滑膩峨嵋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若文君與薛濤，固亦不僅名美人而已。其才調，其氣度，其性情，皆自有其卓越之點。今以蜀方之，固有『兩不相侔』之處，然其一往情深磊落惆悵之情態，則又頗相似。既聯想及於川中之奇女子，則遂因以爲名。吾四川的諸姑姊妹閱了此書，領略了蜀的崇高偉大，想必也樂認她爲『同鄉』友伴也。

其他譯名，以是類推。

(四)

閱看一本小說，不祇在得到其所含的故事，尤當心體神會，反覆循誦，然後方能深得其中的滋味。培根道：『書有宜咀嚼者，』此書殆其好例也。

即如英美人，少年時讀過此書，到中年老年，尙欲取以重行閱看，亦卽爲此。青年在學校時，讀過此書，假期中似不妨再取來細細覆閱，當必有新鮮的獲得。

本書情節最緊張處，乃在第十五章以後。開始的九章——尤其是第六章至第九章——似偏在描寫各人品性。但讀時若以天真的眼光去看，則其中亦各具極濃郁的情味。

(五)

再版因朋友切磋之助，正誤不少。我所交新友施曉園（志成）先生對於英文勤修之功，至令我欽佩。其所指示，裨我良多。然以篇幅之多，逆知錯誤必尙難免，容俟以後再行更正。

承畫家沈茲九女士另繪封面，又爲摹擬諸「小婦人」與勞笠之形相，最能表出各人之個性。（分見各補白中。）又承書法家周軼生表兄爲之署簽。藝術家韓天眷顧一鳴與楊藝茵諸先生亦時予以不少的助力，合併誌謝。

曉滄作於寒梅乍放之時。 二二，二二。

譯序

原書係出於一美國女子的手筆。自其行世之後，『小婦人』云云，「Little Women」——即原書之名——在英美不久便成爲家喻戶曉的名詞，流傳的廣大和閱者的衆多，爲任何其他女作家作品所不及，而尤爲女子所愛讀。行世已六十餘年，然根據專家研究和詳確統計，（註）知道社會對它歡迎的程度，竟和以前無異，可見它自有不朽的價值。美國一般圖書館常備數百複本，還不夠索閱，各本韋編至於屢修而屢絕，也可見得這書興味的濃厚了。

作者露薏莎奧爾珂德 Alcott, Louisa May 生於公元一八三二年。她的父親 Alcott, Amos Bronson 本以叫賣爲生，但因好學深思的緣故，漸成爲一有名的哲學家，和聞人愛默生，

（註） Jordan, Arthur Melville: Children's Interests in Reading. Esp. P.18. (1926)

Terman, Lois, and Lima, Margaret: Children's Reading. (Revised Edition, 1931)

Emerson 索羅 Thoreau 霍桑, Hawthorne 及富拉女士 Margaret Fuller 交好於一時驚人而不幸早夭的有名雜誌指針半月刊「The Dial」曾供給不少的篇章,又在波士頓辦一學校試施行其理想的教育,最後因許一黑人進校受教,其餘人家子弟都紛紛引去,學校因而瓦解,通負義於一身。氏賦性迂疏,以一貧如洗之家,偏又食客盈庭,來者不拒。妻女等日操井臼,備極辛勞,時或相抱痛哭。次女露惹莎嘗受學於自然學者又兼著文譽的索羅。她自幼既茁着文學的秀苗,又稟着一種奇氣。『南北戰役』(1861-1865)既興起,也曾入軍隊做看護。她在家時,一壁工作,一壁誦讀,常想以筆資所得贍養一家,一八六八年刊行小婦人一稿,備受社會熱烈讚賞,且數十年如一日。這書大體以她自己的家庭為背景,主要人物蜀「。即作者自謂,而梅格,珮絲,和艾美 Meg, Beth, and Amy 盡是她的姊或妹。這四位姑娘或『小婦人』(『小婦人』原是她父親誇美和勉勵她們的詞語)有時天真嬌憨,和尋常女子初無多大不同,但突遇變異的情境,便能以非常的精神來應付。邁勇做去,一往情深。她們的父母,為人行事,也過人一等。這許多人,個性上又各自殊異。作者假設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做全書的線索,敘述得妙曼動人,可歌可

泣，在美國和英國，自十歲以上的少女，即便取以瀏覽，童而習之，至於成人，尚不厭廻環循誦，可知它感人的力量了。女士沈浸文學，著作如林，酬資所入，一多取給，至一八八八年以著作家終其身，是真曠代而不一遇的奇女子了。

工作在人生中的重要，父母姊妹間愛情的真摯，新世界女子獨立的精神，馬家姊妹等粗造的能力（即在遊戲裏亦可見到）——凡此種種，均躍然於紙上。是固家庭小說中之深具教育的價值者。無怪英美教育家樂以此為青年之讀物，而青年也復愛好之而不疲，因其興味的濃郁，精神的活躍，使人閱了，祇覺情事逼真，那紙上幾個『小婦人』，直可呼之欲出。我譯是書時，心與物化，愉快不可名狀。一章一章譯下去時，恍如置身電影場中，祇見一幕一幕地展過，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嘆為宇宙間不可多得的奇書。現在能以吾國文字逐譯出來，使國人也得全讀這部奇書，實為生平的一大快事。

譯者昔曾居美國若干年，對於彼邦的成語和句調，也頗留心體會，又因頗好文學，於中西文字凡所能通曉的，遇有優美的意境，或佳妙的文辭，每往復流連，不能自己。現在逐譯是書，務求傳

神阿堵，不失本來面目。其有詞意不能確定的，常不憚煩瑣，檢閱各種大辭典以期確知一名詞的意義或歷史。最後尙有不甚明瞭之處，曾就正於伍立夫夫人，Mrs. Lucile Cummings Oliver 伍夫人銓釋愜當，裨益頗多，殊深感佩。

全稿成後，國語文字方面有疑問處，屢就嶺南鍾靜聞（敬文）先生請加辨析，心感實深。金陵顧味真（慰曾）女士，同邑（海甯）胡倫清（永聲）先生爲校閱譯稿全文，豫章邵潭秋（祖平）先生爲校閱譯稿若干章，對於文字及體例，均各有所指正。吳興沈茲九女士爲圖封面，并爲摹繪插圖。又是書進行時，吾妻既親任鈔胥之役，遇有不甚清楚處，往往取以相質詢，因之而得改正的也復不少。對於以上諸君的雅惠，謹誌於此以表謝忱。

民元二十一年九月曉滄序於西子湖邊

凡例

一、譯者欲以我國的成語爲忠實的逐譯，務使閱者不感艱窘而仍不失其本來面目，這是逐譯時所抱的主旨。

二、奧爾珂德女士以一八六八年著小婦人二十三章，先爲印行，翌年復刊印其續篇。在美國往往首篇續編合訂一冊。但在英國，所稱爲小婦人者，只限於首篇之二十三章，其續編另爲一本，（稱“Good Wives”）譯者茲先以首篇的二十三章問世，其續篇俟稍暇亦擬逐譯以餉國人。

三、書中情節，大率均爲國人所能了解。其中有含有宗教意味的談話數處，（最著者如焚稿章中懺悔的一段以及遺囑章中設寵的一段，但後者出於一位稚齡的女子，實祇具有詼諧的色采，）本擬試爲刪去，繼念宗教的崇奉與否，人各有其自由，見智見仁，原在讀者，因仍其舊，要知道這是文學書，與教科書固有所不同。

四、凡專門名詞等，不易爲人瞭解而又不宜刪改的，便於頁邊加按註以明來歷。這思章的第一節，及文社章不社週刊中一個帶面罩的婚姻的首數語（至「薰人欲醉」句）均係譯者所加以啓下文而資說明。

五、詩歌的難譯，誰也不能不承認的。我譯詩歌時，還是抱着凡例第一條的主旨，却不能不受韻節的牽制，表意遠不如他處的自由與活動。雖努力欲將各詩內容和它的一種空氣——或詼諧，或嚴正，——表現出來，但長短疾徐，間難盡合，因此總覺有所慊然。不過如有以所譯詩和文的體裁歧異相責難的，那末要知道在原文裏的幾首詩雖也勉力要求淺顯，但它所用的詞類和語法分明也和散文不同，這也要請評閱者注意的。

六、詩歌中遠思章第一首內「百花正鬪芳菲」一語，及團聚章詩中「服而歌之」佐以琴韻雅音，宜入蒼穹」一行，均爲本文所無，譯者因修辭關係而加入的。團聚章中「用嫩綠香茶及胡蘿蔔片」數字，也是譯者所增益的。

七、叙年歲時，則按吾國算法，就原文加上一二歲，以便與吾國人觀念相符合。（珮絲和艾美有意

除外。)

八、凡原文借文字聲音的相類似，從一字以引入他字，例如艾美以 libel 爲 label，勞笠故意從 malls 說到 females，便是英文修辭學上所謂 Pun 或 play of words，那末自屬無可轉譯，祇得勉從中國文字上另行設法，例如上舉之前例，以侮辱——夫役相代（見遠思章及弄乖章末段），後例以魚雁——沉魚落雁相代（見文社章末段）其他恕不一一舉列，諸如此類，固不敢說是盡當，然已頗費苦心了。

九、原文中胡美爾家小兒們所說夾雜的德語，及三數處間或發現的法語，因漢文與西土語文形式相去過遠，無從將原文寫出。

十、柏魯客先生的名字 John 茲譯爲喬恩，在這裏似覺比約翰好聽些，適當些，但文學家 Samuel Johnson 之 Johnson 仍舊譯爲約翰孫，soda 通譯『沙發』，須用吳語方合，而不適於普通語。茲擬改譯爲『蘇乏』（蘇宜略讀如梭，乏在平音同法）。

十一、原文中以斜行字 Italics 排印的，即表明着重的字眼，——特別在說話的時候，——在譯文

裏則改以重橫排印，所以遇到這樣的字，讀時須特別着重。

三、一章之內，意義上略告一段落時，便空出一行而以。。。。排印，這是原文所無。我的用意，一則眉目更可清楚些，一則閱者——尤其是青年閱者——可在此作一小停頓，在進行的途中，略蘇一喘息，然後再行前進。但各段間自有聯絡，每一章自成一系統，仍舊有它的中心意旨的。

。。。。。。。。

因為要想使閱者盡得其全而仍有流利通暢的快感，自問區區用心不可謂不動。然而紕繆不妥之處，豈能盡免？博雅君子不吝教正，那便不勝欣幸了。

譯者并識。

目次

譯序	一—四
凡例	一—四
第一章 遠思	一—二四
第二章 佳節	一—二
第三章 驚遇	一—
第四章 心事	一—
第五章 探訪	一—

第六章	賄琴	一
第七章	受答	一
第八章	焚稿	一
第九章	疑雲	一 一三
第十章	文社	一 一〇
第十一章	試驗	一 一二
第十二章	郊游	一 一四
第十三章	幻夢	一 一〇
第十四章	隱曲	一 一二
第十五章	電警	一 一八